青创村OPC成长记

(一)

剧情简介

丰台,北京10号线青创村。四个背景各异的年轻人带着各自的“一人公司”入驻这座由旧厂房改造的青年创业社区,为期三个月的考核将决定他们能否继续留在这里。

人物卡片

林远舟

身份:前互联网大厂AI架构师,“远舟智能”创始人

年龄:32岁

产品:情绪识别引擎“我在听”——能分析用户情绪波动,但核心功能是“学会什么都不做”

苏小眠

身份:心理学硕士,“树洞”情绪疗愈工作室创始人

年龄:28岁

产品:“晚安计划”——线上情绪自助平台,每晚一段音频引导,结尾会问用户“还在吗?”

方之白

身份:非遗文化传承人后代,“青白辞”国潮IP创始人

年龄:30岁

产品:将传统皮影戏与现代交互设计融合的文创装置

陈默

身份:意外走红的“淀粉肠摊主”,“陈默的摊”创始人

年龄:26岁

产品:从“个人IP”到“深夜信号站”——每天晚上十一点给订阅者发一条推送:“还在吗?”

老周(周海平)

身份:青创村清洁工,前通信工程师

年龄:58岁

秘密行动:三个月来,默默收集着四人丢弃的“失败品”,在自己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拼成了一面“失败之墙”

第一章 入驻日

10号线从国贸方向开过来的时候,车厢里还挤得像沙丁鱼罐头。

林远舟被人流推着出了地铁站,三月的北京风还带着刀,刮在脸上像细碎的玻璃碴。他下意识地把电脑包往怀里拢了拢——里面装着他全部的家当,一台用了三年的Mac-Book,一个移动硬盘,还有一叠昨晚打印出来的商业计划书。

北京10号线青创村就在地铁纪家庙站附近,说是“村”,其实就是一栋六层的旧厂房改造的共享办公空间。外墙上刷着巨大的标语——“每一个‘我’,都是一家公司”——白底红字,像是某种宣言,也像是某种自我催眠。林远舟站在门口仰头看了几秒钟,想起三年前刚进大厂时,园区门口也有一句标语,写的是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。

后来他被优化的时候,HR跟他说的话倒是很简洁:“远舟,你的代码写得很好,但公司要调整方向了。”

调整方向。

他后来反复咀嚼这四个字,觉得它们精准地概括了他三十二岁人生的全部困境。方向是什么?方向是谁定义的?为什么他写的代码能预测一千二百万用户的消费行为,却预测不了自己会在一个周三的下午被叫进会议室,桌上摆着一杯温吞的矿泉水和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?

“让一下——”

身后传来一个女孩急促的声音。林远舟侧身,一个抱着巨大纸箱的姑娘踉踉跄跄地从他身边挤过去。纸箱上印着“心理学经典丛书·全套”的字样,最上面还摞着一个透明的收纳箱,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文具和一台白色的香薰机。

她看起来像是搬家,但更像是逃难。

姑娘在门口被台阶绊了一下,纸箱倾斜,最上面的收纳箱滑了下来。林远舟下意识地伸手接住。

“谢谢,谢谢!”她连声道谢,脸涨得通红,“第一天搬东西,没想到这么多。”

“没事。”林远舟把收纳箱放回纸箱上,“需要帮忙吗?”

“不用不用,我自己可以。我是三楼的,苏小眠。”她腾出一只手,有些艰难地伸过来,“做情绪疗愈的。”

情绪疗愈。林远舟握了握她的手,冰凉,骨节分明。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四个字,觉得它既陌生又奢侈——在他过去三十二年的程序员生涯里,“情绪”一直是一个需要被压制的变量,一个会干扰算法精度的噪声源。

“林远舟。做AI的。”

两人一起进了大门。

大厅里已经聚了不少人。前台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,上面滚动播放着入驻企业的名单。林远舟扫了一眼,有做直播电商的,有做知识付费的,有做独立游戏开发的,还有一家写的是“青白辞——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创新设计”。

名字起得挺唬人。他往下看,看到苏小眠的“树洞情绪疗愈工作室”,再往下,看到自己的“远舟智能”。

最后一个名字引起了几个围观者的窃窃私语。

“哎,那个是不是前段时间上热搜的?”

“对对对,就是那个摆摊的。叫什么来着……”

“陈默。听说冯总亲自邀请他来的。”

林远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。大厅角落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年轻人,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,正低头摆弄手机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,脚边放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,箱子上贴满了各种快递单和托运标签,看起来像是刚从什么地方长途跋涉回来。

他就是陈默。

林远舟在热搜上看到过他。两个月前,一个街拍摄影师在通州某个路边摊拍下了一段视频:一个年轻人站在淀粉肠摊后面,手法娴熟地翻着烤肠,但脚边放着一台打开代码界面的笔记本电脑。视频配文是:“前大厂程序员摆摊卖淀粉肠,这届年轻人到底怎么了?”

视频一夜爆红。评论区炸了锅,有人唏嘘,有人嘲讽,有人说这是新时代的《活着》。陈默的淀粉肠摊成了网红打卡点,最火的时候有人专程从天津开车过来排队。

然后呢?

林远舟没有继续关注。互联网的记忆只有七天,他的上一段大厂经历教会了他这件事。

冯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

他是青创村的联合创办人,四十岁出头,穿着一件没有logo的深灰色衬衫,笑容温和得像邻居家的大哥。他走到大厅中央,清了清嗓子,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

“欢迎大家来到青创村。”他说话的声音不高,但很稳,“今天是我们OPC青年创业社区正式启航的日子。在座的各位,都是我们从一千七百多份申请里选出来的。”

一千七百分之一。林远舟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,不知道应该感到荣幸还是压力。

“在接下来三个月里,青创村会为大家提供免费的办公空间、基础设备和创业辅导。”冯铮顿了顿,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,“但三个月后,我们会有一个综合考核。最后一名,将不再享受社区的免费资源。”

大厅里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。

“考核标准包括产品进度、用户反馈、团队建设……”冯铮继续说,“但最重要的,是你是否在用自己的方式,回答这个问题——”

他身后的电子屏上跳出一行字:

“一个人,能不能成为一家公司?”

(未完待续)

丰台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家乡风物

(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中学 初二5班 梁珈沫熙)

我的家乡在北京,人们总说什刹海碧波荡漾,前门老街古色古香,可在我心里,再美的景致,也比不上家门口那棵陪伴我长大的老槐树。它扎根在寻常巷陌,藏着我最珍贵的童年时光。

春光作序,万物和鸣。清风拂过,槐花瓣簌簌飘落,像一场温柔甜润的槐花雨。奶奶总会拾起鲜嫩槐花,为我蒸制清香软糯的槐花糕。我和小伙伴在树下追逐嬉戏,抓蝴蝶、捉迷藏,坐在树下畅谈心事,无忧无虑,满是欢喜。

夏日如火,蝉鸣阵阵。老槐树撑开浓密绿荫,成了天然避暑地。大人们摇着蒲扇闲话家常,我们在一旁捉蛐蛐、听故事。傍晚时分,清甜的西瓜、爽口的冰粉送上,一口下去,暑气全消。平凡日子里,满是人间烟火与家人温情。

金叶飘落,秋意悠悠。槐叶渐渐泛黄,与路边银杏相映成趣。踩在铺满落叶的路上,沙沙作响,像一首轻快的童年歌谣。我总捡起好看的叶片夹进书本,做成朴素书签,把秋天珍藏起来。

寒风呼啸,白雪纷飞。大雪覆盖街巷,老槐树银装素裹。我们裹紧羽绒服,在树下打雪仗、堆雪人,分工协作,笑声洒满雪地。即便雪粒钻进衣领,也丝毫不在意,快乐简单又纯粹。

时光匆匆,岁月如歌。老槐树依旧挺立,可童年的欢声笑语却渐渐模糊。清香的槐花糕、清凉的冰粉、泛黄的树叶书签,都是家乡最温暖的信物。童年短暂,岁月悠长,愿我们珍藏过往,珍惜当下,奔赴远方。

●教师点评

本文以“老槐树”为线索,串联家乡四季风物与童年回忆,结构清晰,情感真挚。文章紧扣题意,用细腻笔触描绘春夏秋冬不同场景,融景物、美食、人物、童趣于一体,烟火气与温情兼具。语言流畅优美,修辞恰当,对比、比喻运用自然。美中不足是个别语句稍显重复,部分细节可更精练。整体符合初二下学期写作水平,中心明确,层次分明,情感真实,是一篇优秀的考场作文。

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中学 郭林林

居民来稿

割麦的时候

吕思桥

在我的记忆里,每年的6月中旬,是全家人最辛苦也最盼望的日子,因为要开镰收麦。

割麦这天,一定是全家总动员的大事,天还没亮,早起的父亲就开始磨镰,刀刃在磨石上来回蹭,发出“嚯嚯”的声音,像是一首催人起床的战歌。

站在地头儿,放眼望去,成熟的麦穗一片金黄,微风吹来,起伏涌动,如同金色的海浪。割麦子我是不行的,刀对我来说太大,麦茬也太扎脚。我的任务是把掉在田里的麦穗捡起来,放进父亲给我编的小柳条筐里,弯腰,捡起,再放好。阳光渐渐毒起来,汗水顺着脸流到嘴里,咸咸的。我抬起头,看见父亲和母亲弓着腰在麦地里一镰一镰地割,他们的背影被太阳拉得很长,汗水把背心湿透了,贴在背上。那时候觉得累,现在想想,其实很快乐。一家人在一起干活,谁也不偷懒,谁也不抱怨,偶尔父亲会直起腰,擦把汗,冲着远处的什么喊一嗓子,母亲就笑,笑声在麦地里传得很远。

麦子拉回家,在打谷场上晾晒,碾压,扬场,装袋,忙上好几天。而最让我牢记的,是母亲用新麦子做的第一锅面食,新麦子磨出的面,有一种特别的香味,那是阳光晒透了的味道,是土地酝酿了很久的味道,是风、雨、露水一起写进麦粒里的味道。母亲把面揉成光洁的面团时,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那股清新又醇厚的麦香。

第一锅通常是馒头,母亲说这叫“会新”,是庄稼人的老规矩,尝第一口新面做的东西。要先敬天地,感谢风调雨顺,然后一家人才能吃。馒头是老面发酵的,出锅的时候,热气腾腾,白白胖胖,掰开来,里面的蜂窝细腻均匀,咬一口,松软中带着韧劲,甜丝丝的麦香就在嘴里化开了,不用就菜,我一口气能吃三个;父亲喜欢把馒头割开,中间夹上腌好的芥菜丝,大口大口地嚼,吃得痛快极了。母亲坐在旁边,看着我们父子俩狼吞虎咽,眼里全是笑意。她自己吃得不多,总是先紧着我和父亲吃饱。

到了晚上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晚饭,饭桌是父亲用木板钉的,不大,三个人坐刚刚好,晚风轻轻吹拂,院子里有月季花的飘香,村头儿蛙声此起彼伏。我们嚼着新麦馒头,喝着母亲熬的绿豆稀饭,吃她炒的青椒土豆丝。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,那时候吃的不仅是食物,更是一整年的踏实和安心。麦子收进了仓,日子就有了底。馒头的香气里,裹着的是土地的回报,汗水的结晶,是一家人在一起,一筷子一筷子吃出来的幸福。

如今在城市里生活,吃着精细的馒头,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,不是面粉不好,是少了那个过程,少了割麦时的阳光,少了割麦时的弯腰,少了打谷场上扬起的麦糠,少了灶台前母亲揉面时手背上沾着的面粉。

六月又到了,我想起老家那片金色的麦田,想起母亲揭开锅盖时涌出的那一大团白汽,想起那个踏在小板凳上,手伸进滚热的锅里被馒头烫得直吸溜嘴却笑得很开心的小小的我……原来让我记忆犹新的,从来不是哪一道具体的食物,而是食物背后那一整片麦浪滚滚的田野,收麦劳动的各个环节,田野那头一直屹立的茅草房。

(作者出生于丰台区王佐镇南宫中心村)